

人往高處走

(說 唱)

興合村劇團集體創作 亮 耀改編



湖北人民出版社



民 2
人 往 高 處 走

興合村劇團集體創作 樂鳳桐、
李心斌、李永之改編 金 劍修改
亮 耀改編

*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漢口解放大道332號)

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出字第一號

新華書店武漢發行所發行

湖北省國營湖北印刷廠漢口廠印刷

*

書號:103·787×1092 $\frac{1}{32}$ 開·2 $\frac{3}{4}$ 印張·31,000字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3,000 定價:2,400元

內 容 簡 介

這是一個改編本，改編本所根據的原作是一個宣傳總路線的獨幕話劇，描寫的是一個農民孫老漢（在改編本中爲王老漢）在互助合作道路上的思想歷程。孫老漢本來是一個互助組組員，但在轉社時受了農村資產階級分子的勾引，企圖單獨發家致富，結果給自己帶來了重重的困難，終於不得不在退社之後重行要求入社。這一作品深刻的批判了農民自私自利的保守落後思想，並且通過搶收、抗旱等場面的描寫暴露了個體農業的脆弱性，同時也表現了組織起來的優越性，顯示了組織起來是農民由窮到富的必由之路。這一劇作曾參加東北區第一屆戲劇、音樂、舞蹈觀摩會演，並在劇本月刊獨幕劇評選中榮獲二等獎。

改編本利用了說唱形式的便利條件，綜合了京韻大鼓和河南墜子等說唱音樂形式的優點而以河南墜子爲主地把它改編爲唱詞，可供閱讀，亦可供演唱。

十幾歲就給地主當長工，
實指望掙下工錢買田地，
掏勁費力不算白扔，
有誰知當牛當馬十年整，
到頭來竹籃打水落場空。

(夾白)那地主把算盤珠一撥，白眼一翻，差一點
沒叫王永清倒找幾文；怎麼會不落空呢？

三十歲上伯父死了他過繼，
有一份小小家業他繼承，
承下了一頭黃牛二十畝地，
從此後長工變成自耕農。
娶了個妻子生下一女，
閨女取名叫秀英，
一家老小人三口，
勤勤苦苦過營生。
小農戶保住個家業不容易，
好比是浪裏行船風裏點燈，
也虧他為人勤快腿腳不懶，
不怕那日晒雨淋颳大風，
身上披露水，
頭上頂星星，

上床喊半夜，
半夜喊天明，
臉朝黃土背朝天，
累得腰酸骨頭痛，
好容易保住個家業沒破產，
可也累得他一路飢斗帶流星。

(夾白)那舊社會裏，大魚吃小魚，小魚吃麻蝦，
麻蝦沒肉吃，專吃泥圪塔。你有幾畝地，那地主惡霸要不百生巧法刮你，那才算怪呢！

那時候王八行時豔當道，
出捐完糧像割葱，
雞捐鴨稅沒有弄窮王老漢，
惹得那地主保長狗眼紅——
四六年蔣介石進攻解放區，
挨門挨戶抽壯丁，
那老漢沒有兒子只有女，
劉保長叫他出錢好覓兵，
王老漢天生的脾氣三分犟，
要和保長把理評，
老漢說：『我姓王的活了幾十歲，
沒見過沒有兒子也出兵，

任憑他天塌龍叫喚，
想叫我覓兵萬不能！』
保長說道：『好好好！
咱就較量較量看誰中，
睜開眼睛等着吧，
管叫你家破人亡鬼吹燈！』
說罷話立刻就把條子下，
下狠心要把老漢坑，
一張條派下了十石麥，

(夾白)王老漢咋能聽那一套哇！

他『呸』了一聲，撕碎了條子隨手扔。
兩度雁來又雁去，
兩度花落又花紅，
兩年的光景容易過，
春春夏夏秋復冬。
那一天西風夾着牛毛雨，
鄉公所派來了兩個鄉丁，
前邊的胳膊窩裏夾着賬，
後邊的手裏拿着披藤繩，
他們說：『王老漢拖欠兵費兩年整，
抗丁抗糧罪不輕，

十石小麥加罰款，
算一算二十畝田地該充公！』
這才叫閉門人在家中坐，
忽然間平地起雷風波生，
逼得老漢走投無路，
喊天不應喊地不靈，
老漢急得團團轉，
老婆急得頭發瞠，
那年秀英十六歲，
為這事也哭得眼圈紅。
眼看着老漢要破產，
解放軍千軍萬馬浩浩蕩蕩來到了杏花營，
一聲雷響天睜眼，
王老漢抹去愁容換笑容。
到後來他又參加了互助組，
領導人是他的親家李大興，
他們倆從前一同推過腳，
一推一拉走西東，
如今解放同生產，
互助互利都上升，
再加上秀英勞動好，

(夾白)她還是全區的女勞動模範呢。

小日子越過越興騰。

去年冬黃牛換成大紅馬，

喜得他睡着了都要笑出聲。

賣牛換馬原是為了解生產，

可沒料到老漢為馬誤了工。

(白)有人說啦：『我聽說過，只有沒有馬的人，才會耽誤生產，你怎麼說老漢有了馬反而誤了工？這話我不懂。』各位請往下聽，再聽聽，你就會明白了。

(二)

共產黨領導農民把身翻，

杏花營實行土改好分田，

土改後生產年年有發展，

眾農民生產熱情似火燄。

那一年人民政府號召大生產，

農友們入組入社熱火朝天，

街坊鄰里紛紛談論，

你言我語鬧喧喧。

有的說互助要比單幹好，

人多力大搬泰山，
 我今年一定參加互助組，
 再不能獨輪車子一條鞭。
 有的說互助組今年要轉社，
 合作社人盡其才地盡其力好比錦上添花

添，

我兩步併作一步走，
 一定要爭取當社員。
 也有人思想保守多顧慮，
 說什麼看准風色好撐船，
 他們說你們前邊走一步，
 我還要十字路口吸袋煙。
 衆農友喜眉笑眼談合作，
 那老漢聽人談論心裏煩，
 皺着眉頭板着臉，
 就好像有人欠他二百錢，
 好幾天他睡到半夜還沒閤眼，
 茶飯到口不香甜，
 有人說莫非老漢害了病，

(夾白)嘿，不是的！

為只為他心裏打着小算盤。

前幾天互助組裏談轉社，
 衆組員轉社的熱情火燒天。
 有的說今天盼來明天盼，
 好容易盼到這一天。

有的說互助組轉成合作社，
 往後的日子更香甜。

你保證收的棉花堆成垛，
 我保證打的糧食堆成山，
 一陣掌聲一陣笑，

好似過年放響鞭，
 大家越談心越亮，

王老漢坐在屋角不言不語不哼不哈，嘖嘖
 嘖嘖光吸煙。

秀英看着不過意，
 走到跟前問了言：

『爹！你一語不發為的啥，
 咱們可不能腳踏兩架船！』
 老半天老漢才擠出一句話，

（夾白）『別慌問嘛，

我還要考慮兩三天！』

從此後老漢心裏添了一塊病，

好像堵了個半截磚，
 入社吧自己有一套小打算，
 不入吧已經互助了兩三年，
 丟了怕是靈芝草，
 吃了怕是苦黃連，
 左思右想無主意，
 就為這老漢作大難。

(白)有人說了：嘿，原來老漢有這種顧慮，那秀英該教育教育他才對。各位，秀英哪會有不聞不問的道理，不信請往下聽。

(三)

王老漢買馬如得寶，
 日日夜夜把心操，
 天不明起來割青草，
 為飲馬半夜還把井水挑，
 一夜起來三四遍，
 生怕夜馬空了槽，
 一天餵上四升料，
 生怕紅馬掉了膘，
 一會兒給牠梳馬尾，

一會兒給牠刷鬃毛，
除了這些都不講，
閒下來還要給馬把癢撓。
那牲口也好像通人性，
見了老漢撒歡彈蹄又紙手來又拱腰。
那老漢一見馬跳他心裏笑，
說不定馬上就去拿小瓢，
一天要挖幾瓢米，
惹得老婆直嘮叨。
有一回老婆看着不過意，
嘟嘟囔囔發牢騷：

『入社吧，別管入社好不好，
省得你巴明起早把夜熬，
咱秀英啥事都往頭裏跑，
依我看你不入社她不饒。』
不提入社猶則可，
王老漢一聽入社心裏焦，
嘴一噉，眼一瞪，
使勁摔掉挖米瓢：

『明知道我心裏好像麻窩亂，
你不該火上把油澆，

別的事百依百順我由你，
這一回我拿穩主意下穩錨。』
老王婆一見老漢發脾氣，
攔住話頭不跟他往下聊，
到底是老夫老妻說話隨便，
她開口就罵：『老雜毛，
這幾天提起閨女你就是一兜氣，
是哪個借你的鹹鹽還你的硝，
像這樣器量窄狹心眼小，
難怪你光吃饅飯不長膘，
咱的閨女哪點不好，
千斤重的担子她和你分着挑，
倘若是秀英跟你把話講，
可不許吹鬍子瞪眼亂發毛，
你若敢不聽我好言勸，
小心着我回來把你的鬍子薅。』
老王婆本來是說笑，
無非是想給老漢解解心焦，
說罷話腳底板抹油一溜小跑，
為磨麵她要去借驢走一遭。
咱且讓老王婆出門借驢去，

(夾白)看！那不是秀英來啦，

咱這裏就把秀英瞧：

她穿着綠花褲子紅花襖，

帶花的毛巾頭上包，

瑚玲玲一對大眼明又亮，

彎彎的眉毛用不着描，

看身材不到五尺差不遠，

又不低來又不高，

直亭亭的身子怪中看，

好像那五六月裏小雨過後的高粱苗，

看顏色並不是細白又粉嫩，

黑裏透紅怪受瞧，

可別說秀英是生來顏色老，

為只為貧家女受過些雨打與風飄。

這閨女清早起挑滿一缸水，

一進門聽見老漢把她的閒話聊，

走上前來面帶笑，

叫爹爹細聽女兒說根苗：

『爹爹呀，入社是為了你好大家好，

我咋能撇着胳膊往外撈，

入了社人多智廣好生產，

衆人捧柴火敬高。』

秀英本來還要往下講，

只見那老漢把頭搖，

老漢說：『年輕人只知道趕熱鬧，

並不知過日子不是踩高蹺，

咱們要步步走來步步穩，

可不能一脚低來一脚高。

咱一家累死累活買匹馬，

犁田耙地捨不得用鞭撻，

入了社你也牽來他也使，

再沒有我老漢一報毛；

再說吧咱家都是莊戶地，

土好底肥好長苗，

趙家的地三天無雨起白鹼，

劉家的地一場大雨水裏漂，

南瓜葫子一鍋攪，

怕的是越攪越糟糕。』

秀英女明睜大眼把爹叫：

『爹爹的心事我知道了。

入了社人評工來地評產，

並不是南瓜葫子一鍋熬，